

毌丘俭伐辽东还军之地考辨

李步嘉

魏明帝景初元年（公元237），毌丘俭伐公孙渊，为渊所败，引军退还。关于他回军最后到达的地点，《通鉴》卷七三魏明帝景初元年秋七月条记云：

以荊州刺史毌丘俭為幽州刺史，（中略）帥諸軍及鮮卑、烏桓屯遼東南界，玺書徵淵。淵遂發兵反，逆俭于遼隧。會天雨十余日，遼水大漲，俭與戰不利，引軍還右北平。

是后，《通鑑紀事本末》卷十，《讀史方輿紀要》卷三七，所記大抵與《通鑑》相同。然而，《冊府元龜》載此事，却不直接書明毌丘俭退軍至何地。其書卷三七六《將帥部·褒異門》記云：

毌丘俭為荊州刺史。明帝圖討遼東，以俭有干策，徙為幽州刺史，加度辽將軍。使持節烏丸校尉，（“較”當為“校”字之訛）率幽州諸軍。公孫淵遂與俭戰，不利，引還。

本来史籍中记录同一史事，或详或略，是常见的现象。然而如前引《通鉴》等书所记，却有疏误之处。

《通鑑》所記當出于《三國志》卷三《明帝紀》。今标点本《三國志·明帝紀》景初元年秋七月条云：

遣幽州刺史毌丘俭率諸軍及鮮卑、烏丸屯遼東南界，玺書徵公孫淵，淵發兵反，俭进军討之，會連雨十日，遼水大漲，詔俭引軍還。
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倭敦、辽西烏丸都督王护留等居遼東，率部眾隨俭內附。

很明显，《通鑑》诸书是以“右北平”三字从上读。今检《三國志》卷二八《毌丘俭传》云：

青龍中，帝圖討遼東，以俭有干策，徙為幽州刺史，加度辽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倭敦、辽西烏丸、都督率眾王护留等，昔隨袁

尚奔遼東者，率眾五千余人降。寇倭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中略）公孫淵逆與俭戰，不利，引還。

《毌丘俭传》中“寇倭敦”，爵号与《明帝纪》同，皆为“右北平乌丸单于”。《三国志》此条，当出鱼豢《魏略》。《三国志》卷三十《乌丸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云：

景初元年秋，遣幽州刺史毌丘俭率众军讨辽东。右北平乌丸单于寇倭敦、辽西乌丸都督率众王护留等，昔随袁尚奔辽西，闻俭军至，率众五千余人降。①

右北平郡据《续汉书·郡国志》为秦所置，隶属幽州，其治所据《三国志集解》卷三卢弼注是在土垠（今河北省唐山市北）。此郡汉末为乌丸人常居之地，其部落大人多有称王称单于者，“右北平乌丸单于”之名号并不难解释。如《后汉书》卷九十《乌桓传》记：

灵帝初，（中略）右北平乌延，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传》注引《英雄记》曰：

（袁）绍遣使即拜乌丸三王为单于，（中略）版文曰：“使持节大将军督幽、青、并领冀州牧阮乡侯绍，承制诏辽东属国率众王领下、乌丸辽西率众王蹋顿、右北平率众王汗卢（后略）。”

前记之“右北平乌丸单于寇倭敦”其人，《魏略》称其为“昔随袁尚奔辽西”者，《三国志·毌丘俭传》称其为“昔随袁尚奔辽东者”，其事见于《三国志》卷六《袁绍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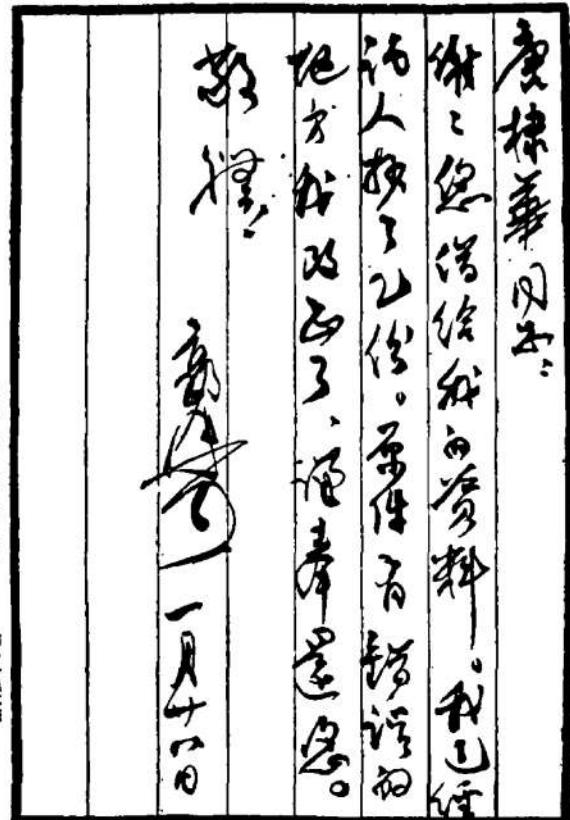
（袁）熙、（袁）尚为其将焦触、张南所攻，奔辽西乌丸。（中略）太祖至辽西击乌丸。尚、熙与乌丸逆军战，败走奔辽东。

“寇倭敦”降魏后，又被称为“魏乌丸单于”。

《希古楼金石萃编》卷八，（下转第72页）

中 國 科 學 院

圖書館 中文 文獻 索引



圖九 魏烏丸單于東北：墓地

(上接第 73 页)刘承干对《魏丸都山母丘俭纪功刻石》的考证说：

石后列名四行第一行，“讨寇将军魏乌丸单于”。案：俭传，青龙中，俭以幽州刺史加度辽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率诸军至襄平，屯辽隧。右北平乌丸单于寇娄敦遣弟阿罗槃等诣阙朝贡，封其渠率二十余人为侯王，此乌丸单于当即寇娄敦，盖俭督诸军讨句丽时，寇娄敦亦率众以从也。

据此可知，《三国志·明帝纪》文中，“右北平”

经受了大革命的洗礼，才使他彻底转变了世界观，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从而，也才使他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彻底革命的时期。因此，郭老在大革命时期写下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在他一生的革命经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篇文章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的教育作用。正是因为这篇文章在北伐中成为号召革命志士仁人一致反蒋的思想武器，因此，它在当时的政治思想工作中起着重要的教育作用。1978年，邓小平同志曾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中说，他“对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学习和研究党史的角度出发，郭老写下的这篇文章，至今仍不失为一份重要的历史参考资料。

注 释

①现存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档案馆。

②③⑤《沫若文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年9月出版，第122页、140、140页。

④《革命文物》1980年第6期

三字，实当从下读，而《通鉴》诸书误记为“俭引军还右北平”是一个疏忽。这可能是由于母丘俭当时任幽州刺史，右北平郡刚好是其辖郡，他兵败理应退回本州，因此造成了这一想当然的错误。

注释：

①“护留叶”，《明帝纪》、《母丘俭传》皆记为“护留等”，“等”字当是“叶”字之讹。